

福音見證

活出基督的人 希祝虔 Eugene Hill

1910-12/10/1992

希祝虔牧師是我屬靈的導師，1981年九月我任職工業界時在列治文華人浸信會遇見他，從他生命的流露，我明白了甚麼是柔和、謙卑、敬虔、知足、嚴謹、愛心、信心與毅力。他對基督託付的忠心和對中國人無私的愛深深地感動我，使我有福份回應神的呼召，放下我所愛的化學工程專業，成爲一位全職牧養教會的傳道人。

希祝虔牧師於1910年出生於德州諾克斯城（Knox City, Texas）的一個敬虔愛主的家庭。出生後沒多久，父親希班頓（Benton Hill）和母親奧詩尼爾（Othniel）就帶小祝虔搬到奧克拉荷馬州羅屯（Lawton, Oklahoma）的一個莊園。在祝虔之後，家中又添了六個弟弟。就在他即將小學畢業時，母親因病，蒙主恩召。有一天，一位牧師來到羅屯，在父親班頓的幫助下，建立了教會。當牧師在主日證道後向會眾發出呼召時，祝虔立即走到臺前決志信主，成爲一個基督徒。

喪失愛妻的希班頓決定賣掉令人傷感的莊園，搬到靠近自己家人的地方居住。但當他帶著所得的大筆現金，騎馬返家的路上，不幸遭遇歹徒襲擊身亡。父母雙亡後，13歲的希祝虔到杜蘭城與祖母同住，跟著舅舅工作，並得以進入當地一所中學就讀。他不願向祖母要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，故每天早上五點到一間食品市場打工。身爲長子的希祝虔身材高大，獨自擔負起照顧弟弟們的責任，暑假時到德州的油田去打工，雖然油田的工作非常危險，但是油井的工作待遇優渥。每天中午休息的時間，他自己就找個角落讀聖經。在油田的工人，由於離家在外，再加上高危險性的工作，心靈多孤寂憂慮，但他們看到祝虔的臉上，卻時常流露出平安與喜樂。終於有一天，有幾個人來到祝虔讀經的角落，請求祝虔帶領他們查經、禱告。應油田工人的請求，祝虔改變了自己的計劃。暑假結束後，他留在油田中繼續帶領查經禱告和聚會，同時亦應邀到榆景鎮（Elmview, Texas）的教堂去牧會，那時他才17歲。

19歲那年，希祝虔辭去德州油田和榆景鎮教牧的工作，回到奧克拉荷馬的杜蘭城，一邊打工，一邊在東南師範學院讀書，同時還在一所鄉村教堂講道。兩年半以後，他轉到了奧克拉荷馬浸信會大學就讀，在那裡認識他未來的妻子希師母露易絲（Louise）。希祝虔在奧克拉荷馬州大畢業後，又到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城的神學院進修。露易絲則照著原來的計劃要在三年內拿到學位。就在露易絲畢業那年，即1934年9月6日，他們在露易絲父母—海瑞克夫婦的家中結婚了。

婚後，年輕的希牧師夫婦住在肯塔基的馬窟鎮（Horse Cave, Kentucky），因爲當時希牧師仍在神學院深造，同時在馬窟鎮牧養教會。有一天，露易絲接到「海外宣道部」麥德理先生（Dr. C. E. Mddry）的電話，約他們馬上趕往維吉尼亞州的列治文

（Richmond, Virginia），到美南浸信會的總部面談。原來是浸信會在廣州的「兩廣神道學院」（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）校長梁根（Theron Rankin）博士即將離職，需要一位校長人選來接替他。面談之後，總會認定希氏夫婦是最理想的人選。於是，他們立即辭別了馬窟鎮的教會，匆匆與親人道別，於1935年12月13日搭乘「克里夫蘭總統號」輪船前往中國。那年，希祝虔25歲。

希祝虔牧師和露易絲到達廣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廣東話，這是一個非常不易學習的語言。在紀好弼醫生（Dr. Rosewell H. Graves）的鼓勵下，希牧師在一年內即打下良好

的粵語基礎。當語言學習告一段落後，希祝虔一面在兩廣神道學院教書，一面在東山浸信會堂負責講道和主日學的工作。他也經常搭乘公車，到附近的村鎮去講道，生活非常忙碌。有一次，希氏夫婦到一個小島上度週末時，希祝虔不幸染上惡性瘧疾，當即被送到香港一家英屬醫院急救。雖然他昏迷多日，但最終總算被搶救過來。

1936年10月，希牧師夫婦第一個女兒誕生了。但這個小生命來到世上只幾個小時，便悄悄地走了。他們心中哀痛萬分，把她小小的身軀埋葬在附近一個宣教士與家屬的墓地里。1937年7月，但他們第二個女兒降臨時，正值「盧溝橋事變」之後。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夜晚，這個小生命也未能留住。他們懷著悲傷心將次女埋葬在她姐姐的旁邊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在1937年7月底，北京和天津便告淪陷。由於廣州是中國國軍的軍事基地，因此遭到日軍飛機猛烈的轟炸。希牧師夫婦的房子是西式建築，比一般民房堅固，所以每天有許多人跑到他們家躲避轟炸，屋子裡打滿了地鋪。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，懷有身孕的露易絲接受美國領事的命令前往廈門居住。就在廣州淪陷後一個星期，他們的第三個孩子誕生了，這是一個男孩，希師母為他取名為「祝虔·班頓·希」（Eugene Benton Hill），沒過多久大家都叫他「小虔」（Little Gene）。

由於日軍的侵擾，安全堪憂，希師母只好帶著嬰兒從廈門轉往香港避難。希祝虔牧師則繼續堅守在廣州東山郊區，利用自己美國人的身份，成立「救饑中心」，救助了無數的難民，同時他也把福音傳給患難中的人們，使人克服戰爭的恐懼，帶給人希望與平安。當時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離，整個東山區只剩下他一個「白種人」。每個禮拜日，希祝虔除了在東山教堂，還要去其他幾個教堂講道，他更要盡力地保護當地的百姓。有一天，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、八十歲的老年婦女，每天都遭到日軍們的強暴，再加上沒有食物，許多人已奄奄一息。他就親自開著卡車到安老院，把這些老人接到兩廣浸信醫院，安置在隱秘的地下室裡住下。有一次，日本兵到醫院裡搜尋，對著希牧師大吼大叫，並用刺刀刺傷他的身體，頓時血流如注。他跳跑，跳過牆，蒙神保守才保住了性命，為了保護這些老人他不顧自己的安危，真是一位為羊捨命的好牧人。

1940年，希牧師與妻兒回到美國度假。但萬萬沒有想到，他們的寶貝兒子小虔不幸從五層樓窗口墜地身亡，當時他還不到兩歲。萬分悲痛中，他們把小虔葬在奧克拉荷馬的祖墳內，然後希牧師仍按照原計劃到肯塔基的神學院進修。長期勞累，再加上巨大的喪子之痛，希牧師終於病倒了。醫生檢查之後，發現他已患了嚴重的胃潰瘍，情形非常危險。為了能使身體盡快復原，盡早回到中國宣教工場，他們接受安排，到氣候比較溫暖的德州聖安東尼奧去療養。後來他的胃被切除只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。

1940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把美國捲入了世界大戰。由於局勢緊張，希牧師夫婦一時無法前往中國。他們只好先回到奧克拉荷馬州待命。1941年9月1日，露易絲又生下了一個男嬰，取名約翰。雖然喜獲麟兒，希牧師仍然忘不了他在廣州的主內弟兄姊妹，一直焦慮地等待時機奔赴中國。一直到1945年8月，希牧師才拿到護照。但這次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成行，因為希師母和約翰的護照未被批准。

希祝虔牧師是戰後第一批回到中國的宣教士之一，也是第一個回到廣州東山的人。當時的廣州百廢待興，一人要當十人用。由於人手奇缺，希牧師只好臨時兼任校長，擔負起恢復兩廣神道學院的重任。1946年，西方宣教士陸續回到中國，希師母和小約翰也於同年6月來到希牧師身邊。當時「兩廣浸聯會」的主要事工是教育。1946年9月，秋季開學的時候，在東山的本校、以及在鄰近諸省分校的學生，包括高中、初中、小學和幼稚園，總共有8500多學生。不幸的是，國共內戰又起。1949年10月，中國共產黨接管

政權之後，西方各國差會紛紛撤離。希牧師夫婦所屬的「南中國宣道會」(South China Mission) 決定留守不動，希牧師一家也繼續留在東山。廣東解放後，形勢完全改變。共產黨軍隊占據了東山校園，還利用校園廣播站進行宣傳。學校的教職員工都要被集中接受政治教育。最後，中國政府向所有外國宣教士下了逐客令，希牧師一家於 1951 年離開他們所愛的中國。

回國後，希牧師的身體狀況很不好，必須要徹底休養，醫生停止他演講和講道六個月之久。待身體復原後，他馬上到各處演講，讓大家瞭解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。他和露易絲雖然心繫中國，但中國的大門畢竟是關閉了。不久，海外差傳部決定開拓新加坡---馬來亞地區，希祝虔夫婦成爲最佳人選。1951 年 10 月，他們再度搭上威爾遜總統號，經日本、菲律賓到達香港；再換乘一架小型飛機抵達新加坡。希牧師在新加坡最早的福音據點在甘榜士叻 (Kampong Silat)，吸引當地許多青年人，很快教會就興旺起來。不久，一對從香港神學院畢業的年輕夫婦---麥希真和陳永萱，應召前來，成爲希牧師的同工，並成爲該教會的牧師和師母。麥希真牧師日後擔任新加坡神學院院長，成爲普世華人教會的名牧。

在希牧師夫婦到達新加坡以前，新、馬地區只有三間浸信教會。他們的到來，是美南浸信會在東南亞工作的起步。作爲行政主任，希祝虔穿梭往來於新、馬各島嶼、城市、鄉村和叢林，開拓工場、建立教會、佈道、主領聖餐、爲人施浸、以及帶領各種聚會。在東南亞五年期間，由於過度的勞累，希牧師曾發生三次嚴重的胃出血。有一次他連續流了幾天的血，昏迷不醒，以至於連醫生都放棄了，交待露易絲去準備後事。後來雖然奇妙地恢復了，但需要較長時期的休養。直到總會差派提普敦夫婦 (Dr. & Mrs. Tipton) 接替他們的工作，希牧師一家才不得不回美國休息。

1955 年 6 月，希牧師一家在歸程中，順訪聖城耶路撒冷。回到得克薩斯州後不久，希祝虔接受醫生的建議，再次做了胃切除手術，此後他的健康情況明顯地改善。總部安排他去維吉尼亞州，負責總會中宣教教育部門 (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Education) 的工作。他一上任，就和露易絲馬不停蹄地到各處演說，介紹東南亞的宣教工作。他的工作包括策劃宣教工作、招募新宣教士、募款、編印發行各類期刊、與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們的聯絡通訊，以及供給他們所需等等。在他任期內，宣教教育部擴展了一倍；他也曾作了四次的海外旅行。

1975 年底，希牧師年屆 65 歲時，正式申請了退休。晚年專心致力於在華人中間的宣教和牧養工作，成爲華人的好牧師、好朋友。他幫助列治文華人教會建教堂；幫助在維吉尼亞州、馬利蘭州一些華人教會成長。他曾爲列治文的華人主持了 27 個婚禮和 72 個喪禮；他甚至幫助華人辦理各樣瑣碎事務，包括到法庭作翻譯，協調糾紛等。希牧師可說是在列治文的華人中，闡釋基督之愛最完備的一個人了。他雖然是一個資深的宣教士和教會領袖，但總是默默地作著幕後的工作，許多人都深深地被他柔和謙卑的樣式所感動。希祝虔那溫煦而又誠實的人格像磁鐵一樣，把來自各個不同背景的華人，緊緊地吸引在一起。

1989 年夏天，列治文華人教會開始計劃建堂，並爲此選出一個建堂委員會。最初教堂的草圖是由希牧師設計的，再經由在大學中教授美工設計的容靈光先生把它勾畫成透視圖。據容靈光弟兄說，當他要把完成的透視圖拿出來時，非常的緊張，因爲他把希祝虔草圖中的許多地方都更改了，很擔心希祝虔看了會不高興，沒想到，希牧師看了非常的喜悅，直誇他畫得好，他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才落地。雖然在委員會中沒有哪一個人比希牧師更適合做主席的了，但是，自從他在中國大陸時開始，就一直禱告期望在中國信

徒當中，興起領袖人才來為主做工。所以，他自始至終都作隱藏的擺上，為的是要讓華人弟兄們，有更多操練的機會。雖然，在建堂的事工上，希牧師甘居幕後，但實際上，他是最為忙碌、也最為重要的人。他不但為維州浸聯會和列治文浸聯會，遊說到兩筆最大的貸款，平時到其它美國教會聚會或講道時，也不忘為華人教會建堂募些款項。由於他如此默默地付出與耕耘，許多會友都以不具名的方式，奉獻出他們的存款。在美國建房子，所要交涉的官僚機構很多。由於建堂委員們平常都要上班，沒有時間與這些機構交涉，於是希牧師便扛起了這些令人無奈，卻又非做不可的事情。光是為建築許可這一件事，他就往四十分鐘路程以外的郡公所跑了五十次左右。那裡的辦事人員看他每天坐在旁邊，為華人教堂的建築許可耐心地等待著，便對他說：「你可騙不了我們，你是一個中國人準沒錯！」除了郡公所以外，其他與電力公司、電話公司、消防局、環保局、包工等的聯絡事項，也都是他在跑腿。大家看他如此辛苦，都勸他多保養自己身體，注意休息。但是他說：「你們還有時間，我卻沒有了。」

當一切準備就緒，終於舉行破土典禮後，希牧師便成了全天候的監工，每天督促包工，查驗各項工作是否作得完善，結果僅用半年時間，整個教堂便差不多完工了。1991年10月12日，列治文華人浸信會舉行了獻堂典禮，參加的人數近三百多人。許多會友都忍不住喜極而泣。此前希牧師自己曾說：「列治文華人教會將是神交給我的最後一件工作了」。

1992年聖誕節臨近時節，冰雪交加，氣候寒冷。12月10日那一天，希牧師在家裏準備講章，因為他要於12月13日主日到諾福克的第一華人浸信會講道。午餐後，他和希師母開車出去買東西，回家的路上，因路滑車子失控，不幸與一輛貨櫃車相撞，以致使他自肩膀以下的身體都失去知覺。但他的頭腦一直清醒，還一再關心妻子是否受傷，並關照她說：「你要打電話給艾伯·劉，告訴他我禮拜天不能去了。也許你可把我寫好的信息寄給他，他可以唸出來，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」。不久，希牧師在馬利蘭州的長孫艾倫和他的妻小，在波士頓的次孫布魯士，以及教會的牧師和幾位會友都先後趕到醫院。在眾親友的禱告及交談中，希牧師漸感呼吸困難，於當日晚九時三十分安詳地閉上眼睛，離世與主同在了。在世享年82歲。

希祝虔牧師的追思禮拜在星期一舉行，禮拜程序單上面寫著的卻是「慶賀希祝虔牧師的一生。」(In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Dr. Eugene L. Hill)許多與會人士穿著的不是黑色的禮服，而是色澤鮮艷活潑的衣服。可容納近千人教堂裏坐滿了黃皮膚、白皮膚和黑皮膚的人，這是希牧師那超越種族的愛把這些人凝聚到一起的。所有認識他的中國人皆深有同感：他比我們中國人更愛中國人，也更能為中國人犧牲。他愛中國人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他入殮時，身上穿著的是那襲他最喜愛的長袍馬褂。追思禮拜最後由孟渝昭牧師以國語祝福結束：「正如當年以利亞離去時以利沙所作的禱告一樣，願主將賜給希老牧師勤懇、忠心、愛主的心，尤其愛中國人靈魂的心志，更加倍的賜給我們。阿們！」在《列治文新聞快遞》報紙上一則報道中，引用了一段列治文浸信聯會主席查爾斯·南恩(Rev. Charles B. Nunn)的感言：「希祝虔牧師雖然有一個白種人的身體，裏面所包藏的卻是中國人的靈魂。」(He may have an Anglo body, but he had Chinese spirit.)